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 三編 卷一

唐城隍 中州某郡有城隍神，頗著靈佑，初不知厥姓為唐也。夏月某日，相傳為神誕辰，數百里之人莫不竭蹶奔走。祠故不甚修廣，一時祈者、禳者、償願者、賽神者雜遝而來，香煙絡繹，寶炬蟬聯。前之人甫於鼎，後之人早拔而去之。跪者弗克跪，跪則人踢其肩；叩者不違叩，叩則人陟其頂。男子長揖，婦人斂皂，擁塞不得前者，惟望神座首肯而已。且廟以外陳百貨，演雜劇人更流連不去，以故行者擁背，立者側足，氣噓成雲，汗揮致雨。郡外近郭有翁，以酒為業，而茶亦類及之。每值其期，有儒士一人潔衣而美儀，造肆獨酌。酌已，繼之以茗，輒竟日盤桓於此。如是者經旬，社事將闌，其人亦絕跡不至。明歲亦如之，決不失時，翁心驚之。迨叩其姓，則曰唐氏。日漸狎熟，間與翁談時事及古今典籍，皆極淹貫。翁故少讀書，且樂於為善，語次兩相愛重，每娓娓不休。一日翁少飲薄醉，其人適來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視君狀貌，自是城市人曾游膠庠者。邇日，郡中祀神，大舉勝會，珠繡眩目，笙樂聒耳，莫不奔赴恐後。而君反遯於郊外，沽飲茅柴，且過此旬日，又將一別經年。老夫惑之，敢請其故。」其人聞翁言，忽太息曰：「緣止此乎！良有數在。餘固非人，即郡神也。此數日之行，蓋為避囂之計，豈真效平原十日飲耶！」翁訝其言，疑其戲已，因詰曰：「人以神之靈，趨踰殿廷，耗視物力，所以為神壽。而神乃棄之出遊，豈瓣香而來者意皆不誠乎？人神雖殊，不越於理，君不可以欺羸老之人。」神笑曰：「予何欺也？人與神之相感，要在一誠，不在草根木皮雜以檀屑而後謂之馨香也。即如翁之明度，每值會日，輒於無人之處泥首者三，又何嘗親詣壇明，予始降若以福哉！」翁聞神言至此，色然而駭。蓋翁以肆事乏人，因感神庇，每如此而人未知也。因信其真神，將起跪拜。神止之曰：「居，吾當語翁。夫予之遁跡於斯，實有所不能耐也。來者既多托故至者，不盡據誠。冥冥之中既已洞鑒，而此曹之嘈雜擾攘，大潰男女之防，並廢公私之務，睹之更有所不忍。況村野之夫值炎暑之日，汗出如蒸，衣濕如浣，以經年不濯之垢，鬱積而升，縱薰以荀令之香，聞者亦罔不掩鼻。兼之人喉三寸，酒蒜之臭猶存；果腹崇朝，谷食之性漸化。當稠眾之中，口不能緘，鬻不能掩，氤氳而來者，大抵皆是也。將何以堪？」言未畢，翁亦愕然曰：「是誠有之。」神曰：「未也，是猶可耐者。最惡婦人女子不守閨門之訓，以焚香為神可媚，以頂禮為福可邀。塗粉施朱，莊嚴其外相，而適足以誨淫；靚妝袿服，蠲潔其儀容，而不免於藏垢。升階入殿，瞻像褰帷，以五漏之軀，隱難言之垢。白髮之婆猶可怨，綠鬢之媛最堪憎。共度良宵，詎免春藏玉洞；未絕天癸，難保月浸鴻溝。神之所懼者，尤在於此。而村姑、田婦衣麻紵之裙衫，漬嬰兒之溲便，骸垢莫浴，足繭不脫，其暗香之習習又與向之男子夾雜而迭作，蓋惟木偶者能堪之。有像即有神，人且避之惟恐不亟，豈神獨能安享哉！」因謂翁曰：「翁有善心，壽當再歷十稔。念故舊之情，必令急腳相召，東廡一判，爾時當更易其中，即翁之坐地也。」言已，出白金一錠曰：「以此償連日酒值，但為我宣播此語，予實受若之賜。且凡有廟而神者，亦錫以福矣！」翁猶有干請，轉瞬竟失其所在。

外史氏曰：偏是閩閩中人專好尋神入廟，而不虞神之攢眉已久也。至於舉大會、賽大社，則呼姨喚姊引女隨娘攘攘而來者，直不知其幾千百輩。無論芋蘿西子或蒙不潔，即此陰濁之氣、妖冶之形，早令陽明正直之神屏息而避之。於以邀福，不綦難乎！昔京西有異僧，斷二石球。晨則登絕高之峰，自崖而推之，徑達其麓。已乃下而掇石，再登再推，操縱終日。人因號之曰魔，而欽其道行者來且接踵。僧於丈夫猶見禮，獨至巾幗者流則謾罵曰：「沒家法！露面出頭，直供妄男子看殺耳，豈真為老僧哉！」味僧之言，可知神之於此更有側然於中者，不止臭之不堪相逐也已。

智媪

舊傳燕南有一媪，不知何許人，蓋富家也。附近有劇盜，聚黨十數，覬其資，夜入其家。時媪已就寢，夙聞人言盜首與己同鄉，並且少失其父母，遂坦然無懼，披衣起，將親逆之。聆其履聲，知至戶外，乃操土音呼其子曰：「兒曹何貪睡至此！若舅來，竟不一迎耶？」盜聞而駭，意猶未深信。媪已自出，涕泣而言曰：「數年不晤弟，已魁然丈夫，奈何不一念姊，今夕始來相視哉？」語竟，掩面歎歎，悲不自勝，儼若骨肉重聚者。盜為之動容，因曰：「弟少不屑，早背椿萱，不知有姊，非敢忽然相忘。」媪又曰：「弟幼時予猶歸寧，後從汝姊夫遠出至此，遂不得返。豈意怙恃皆棄弟仙逝，弟已成立如此耶！」言已大慟。盜竟信為實然，勸慰至再，隨媪入室。媪命婢燭，盜復出約束其眾曰：「此予之姊家，非路人也，慎勿騷擾。」乃命盡屯於外。媪心竊喜，又呼其子出見舅。其子知為盜，舉股栗，不得已而參謁之。盜笑曰：「甥皆長成，姊真厚福人也。」媪又命子婦出參舅翁。時媪之中子方授室，新妝出拜，恍若一家人。盜亦自忘其盜，惟曰：「不知吾甥嘉禮，舅竟未備一芹，將如之何？」因呼從盜以一襲入，傾囊出珠十粒，以為答拜之儀。媪因辭而後命婦拜受，亟命其子治筵款舅，大犒其從者。子已心安，家又素裕，咄嗟數筵立辦。媪與盜對酌，絮談鄉俗，咸中肯綮。盜益信為同胞，醉飽始去。瀕行，媪曰：「姊家幸有餘積，弟如乏用，數百金不妨將去。」盜大笑曰：「弟以白手游四海，反來耗姊家物耶？」徑行。媪與子送之門外，呼嘯而返。是日也，媪家自飲饌而外，未嘗少失錙銖。舉室慶幸，亦不敢以告人。越數日，盜又夜至，以千金置媪榻上曰：「以此為姊壽，略表弱弟之誠。」媪不復辭。盜又贈甥及甥婦金幣釵釧，約值數百緡。厚賚僕婢，大肆揮霍，復與媪子歡飲達旦，而後去。自是習以為常，每至，輒有饋遺。媪家益富，人固不及知，抑且不及料也。媪又囑盜為己芘蔭，盜予以劍曰：「綠林之豪見此，當無敢犯者。」媪大悅。後年餘，盜遠出行掠，媪與子謀徙其家於晉，蓋慮盜之貽累也。及遷於河東，植此劍於寢戶。有小盜夜入，見之輒咋舌，不敢肆虐。自是數年無盜患。信乎，媪之智販絕天壤，而非人所能及已。

外史氏曰：指鷹隼為鵠鵠，化荊棘為棠棣，非憑此一副急淚，實以天性動之也。夫盜必甚黠，豈甘為媪所籠絡。而媪之籠絡，一本於人情，盜即自悟非親，亦不忍放下面皮，況媪有以預知其家事而言之切中乎。故媪之智既不可及，而所以行其智者，尤不可及。

挑繡

長州諸生鄒大任，年僅弱冠，美風姿。貌白皙而性駭愚，啾啾一室中牝牡不知，時藝文字外無所曉，同胞咸笑之。一日如市，見有逆女者，簫鼓喧闐，賓從絡繹，茫然莫解其故。以詢友，友給之曰：「兄不識耶？此郡中某家初得官，誇示於人也。」生信而不疑，且素以功名為念，欣然尾之。往至其門，見新婿媿雁御輪，儀節繁縟，心竊好之，久立而不去。已而彩輿復出，哄然啟行，微聞第中有悲泣聲。生乃鼓掌大噓曰：「此亦大好事，何戚為？」觀者胥怪而相顧，生殊不自覺。翌日復出，遇送喪者，其狀頗彷彿，而哭益哀。生愈不平，謂人曰：「當喜而戚，此行必近不祥。」聞者無不捧腹。其呆率多類此。庚午夏，讀書於某寺。其地近山，素多魅，寺僧不勝其擾，皆徙去。同人以生癡，故慫恿使居之。生亦罔知所懼，入其室，蛛網貫戶，蝠糞盈階。生灑掃而處之，足不窺園，其讀書益苦。居三日，殊無他異，同人以為癡福，亦不復勸徙。乃生自居寺中，每夜讀，輒聞有笑聲，生亦不顧。數夕後，天氣炎蒸，生袒裼就月，執卷而讀之，曼聲長吟，深宵不輟。俄而砰然作響，院門辟矣。生愕然四顧，則二婦人新妝如畫圖，均衣薄縠，各執白紗小扇，颯然徑入。生不以為意，誦如故。二婦逼近生身，戲以纖指撫其肌，笑曰：「個兒郎體固如玉哉！」言之似甚垂涎。生若不聞，讀倍亟。二婦捫捫良久，見生漠然，反斂手抱慚而退。出門忽不見，生亦莫之訝，只曰：「山寺夜深，何來女娘，指爪且尖瘦，令人頗不耐。」言已，掩卷欲寐。旋又聞人聲，其音嬌細，笑曰：「予來視郎寢未？」入則一女子，年可二八，綠鬢微鬆，紅腮帶豔，白身無寸縷，掩笑立於生前。生視之，容如花綻，膚若脂凝，亦冥然不為動念。但笑曰：「汝效瀟湘，以清白之軀傲我乎？予體亦非不潔者。」因捫己禪，與之對立，皎然如雙舞之鶴。女反羞縮，障面自返，細語曰：「若人只合偶癡鬼，當令挑繡來。」生言笑自若，徐徐著禪曰：「白雪之雪究不如白玉之白。」拂榻就枕，了無怖畏，其愚誠不可及。詰朝，無訪戴者，生仍安於肄業。及昏，驟雨滂沱，砌下水深尺許。生方篝燈展卷，復聞笑語紛然曰：「予等送癡婦來伴癡

郎，幸勿再勞聲謝。」生於燈下瞻視，則客夕二婦更偕數人，前女子亦在其中，則既衣裳楚楚矣。眾擁一少艾者近生，曰：「以此為若婦，若願之乎？」生亦莫之拒，反詰曰：「婦之說予殊不解。」眾曰：「達道之三，非夫婦乎？」生即取書翻閱一周，恍然曰：「是誠有之！予為夫而渠為婦，其此之謂歟？」眾因哄堂大笑曰：「然。」生遽呼少艾為婦，絕無所虞，惟曰：「予正讀書，欲究君臣之道，夫婦之義尚未暇及。學不躐等，汝曹可仍將婦去。」眾不聽，嚶嚶一聲，青衣數輩自外人，肆筵設席，強生與少艾並肩坐，飲以合盞之杯，縮以同心之帶。生熟視少艾，容光如珠玉之潤，體態如花柳之妍，心頗愛好。慨然曰：「得婦如此，於願足矣！」少艾亦絕嬌癡，毫無腴腆色，時以美目灼灼然顧生，且笑曰：「予夫忒無賴，予身幾被看殺。」又語眾曰：「予夫即若夫，胡不均此一杯羹，而使我一人獨享耶？」眾皆笑不能仰。大禮已成，眾始列坐，浮白痛飲，諧謔甚歡。生與少艾獨以白眼相看，四目交注，不飲亦不食，吃吃憨笑而已。眾呼少艾為挑繡，生亦呼之。杯罌之側猶以一卷自隨，時復咕嚕曰：「夫婦之義，予當與繡共參之。」須臾二鼓，眾皆半酣，起曰：「新人夫婦當合歡，我輩且退。」遂紛紛俱出。旋有二人復返曰：「小兒女未諳情事，予得代為操持。」乃為生展衾褥，牽二人衣使皆登榻，以手撫其枕曰：「今夕共此，明年抱子矣！」語畢含笑而去，疾風烈雨，亦不知其安往。生與繡並頭而眠，究未解床第之事。生少臥即起曰：「夫婦有別，予不可以無禮。」乃東向而坐。繡聞生言，亦起西向而坐，瞑目存息，莫通片語。倦極思睡，倚壁鼾然，睫甫交而東方明矣。蟲飛薨薨，眾又早至。入見生繡垂頭對坐，形如土木偶，不禁失笑曰：「蚩蚩者果無情耶？」繡見眾入，亟起離榻，欲從之返，曰：「悶殺阿奴。與夫處固不若與姊戲也。」眾又粲然曰：「婢子亦大憨生。妝已有夫，從予歸將奚為？」繡乃垂涕不已，嚶嚶作小兒啼。眾匿笑為之整妝，事畢自去。繡自是在生室中，日為生繕衣履，主饗饋，淪茗煮酒，迄無倦容。暇則掘土和泥，學為兒戲，絕不類閨閣成人。其所作多玩器，瓶彝樽鼎，巧擅人工，亦未卜其所用。生並不詰，誦讀如常。而自與繡處，雖盛暑未嘗露臂，相對如賓，繡亦如之。夜即共臥一榻，而東西異向，恒虛其中。如是者數夕，未及於私。生固寒士，家惟寡嫂，因僦居於外，旬日一歸省視。出即遭友於途，詢生近業，生遽曰：「兄宜為賀，學有長進，邇來又悟得『夫婦也』一句意義。」友驚問之，歷歷敷陳，不少諱。友素與人忠，亟曰：「此係鬼狐，能為人禍者，君宜速避之。」生猶未達，惟應曰：「諾。」遂不復往嫂處，過歸寺中。入室即謂繡曰：「友言婦為鬼狐，其信乎？」繡炯炯相視，無一言。生取書證之，至鬼神無形與聲，大悲曰：「友誤我！此固有形與聲者。」又讀至狐狸食之，益悲曰：「友欺我！此固不能啖人者。」因復不信友，與繡處如故。乃自此友皆與聞，相約偕來，以規其異。入所居，繡適不在，因以詰生。生又詳言之，友乃堅請一見。生曰：「適往後園移花，少頃即來矣。」未幾果至，以紅巾覆首，貯花於皂，珊珊而來。眾視之，神仙中人也。繡見客絕不驚避，委花地上，踞坐而以手植之，旁若無人。眾見其衣有縫，其行有影，且不匿跡銷聲，亦不敢臆定為異類。坐談至夕，繡亦不時入齋，但不與客交言，中饋之事，固其所司也。客去，而兩人相歡仍如往日。友有善誼者，一日謂生曰：「兄與尊嫂處，亦同衾處否？」答曰：「未也。」友笑曰：「奚為不同？」生曰：「予讀內則，七年男女不同席。席且不同，況衾乎？」友驟然曰：「嘻！君誤矣。夫婦非男女比也。詩不云乎，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。不同衾，胡為怨其獨旦耶？」生即莊容謝曰：「謹受教。」歸而謀諸婦曰：「友令我與子同衾，子其勿辭。」繡亦無難色，第詢曰：「書有之乎？」生曰：「書不言而詩則有之。盡信書，固不若信詩也。」是夕遂合被而寢，而衣縷各未去身，轉側殊多不便。生晨起即詣友處，相告曰：「過聽子言，使我永夕不能寐。」友詢之，以狀對。友又笑曰：「同衾而不去衣，猶異衾耳，子焉能寐？」生駭然曰：「衣可去乎？何據乎？未之前聞也。」友因給之曰：「子不善讀書，宜其愚也。孟子曰：『爾為爾，我為我，袒裊裸裎於我側，故由由然與之偕。』袒裊等字，皆去衣之謂。不如是，寧能由由偕寐乎？」生亦笑曰：「審是則『雖』字與『焉能』句皆衍文耶？」友亦忍笑答之曰：「是矣。」生遂深信不疑。適遇他事，歸已昏暝，不及閱書，又謀諸繡曰：「友令我與子同衾，其可乎？」繡始有難色，又詢以書言若何。生歎曰：「讀書而不明句讀，從前皆浪擲居諸。微友言，吾不知也。」乃強繡盡解其衣，登床覆衾而寐。膩肌交擁，神魂蕩然，遂熟睡達旦。明日遇友，即謝曰：「君言不誣，黑甜鄉予已近之矣！」友曰：「恐子未近溫柔鄉也。」生復訝曰：「溫柔鄉猶有異乎？」友乃細陳居室之道，生聞之津津入耳。惟曰：「夫婦之大倫若此者，無乃褻甚？」友笑曰：「君又未讀易矣。大傳有雲：『夫婦媾精，兒女化生。』不然，子之先祀且幾斬。」生懼然揖曰：「僕甚愚，見不及此。非僕也敢專承之，其自祖父以上，咸承吾友之賜。」言訖茫茫然歸，友又為之絕倒。生入寺，天猶未夕，即又謀之婦，使共寢。繡曰：「晝可寐乎？」生曰：「晝眠夕寐，眠與寐同也。」繡從之。生如友教，甫一合而繡即呻吟欲起奔避，曰：「君今者殊不懷好意，予不再與夫處矣。」生又堅下之，繡不勝其創，泫然淚下。生素未睹此狀，悱惻不忍，力少縱，而繡逸，生裸逐之，倏忽不見。方呆立，而他友適來，見即大笑曰：「是何形狀！」生正色答曰：「予欲與婦媾精，以延先人一脈，此亦倫常中要務，君何哂為？」友不禁鼓掌，強之入室，俟其衣而後坐談，既晦乃去。生既失婦，不勝懊悶。比及漏下，前之眾婦復來，擁繡入門，笑曰：「苦我家妮子，情實不甘。」生朗應曰：「昔未婦予，汝為政；今既婦予，我為政。不甘將如何？」婦皆喜曰：「癡兒亦甚強項。」乃並力納繡於榻，顧謂生曰：「逋逃者既已還君，再遁勿予問也。」釋手而退。生闔戶解衣，欲與繡狎，繡退卻不敢復近。生強之，鵝血啼紅，倍極呻楚。迨至芙蓉露下夫婦俱有味乎其中。生乃怡然曰：「予今日乃識此真樂。」自是無虛夕，繡亦漸入佳境，不再如向之推拒矣。生既與繡為歡，自謂佳趣，遇人輒道之，聞者皆目笑。偶詣嫂處，言之甚詳，嫂之兄適在座，艷然色變曰：「是何言也！」生笑曰：「事無不可對人言，豈嫂獨不可談耶？」竟恬然不以為怪。後因繡有娠，謀徙於家。繡令生盡將所作者移歸，嫂見之大驚曰：「子家宛若，奩具乃如是之豐？」繡亦不慚，嬉戲如故，而事嫂維謹。明年，繡舉一子，家益赤貧。繡命生以泥器如市，索價甚昂，嫂又以為病狂。生至暮竟攜金以歸，而貨猶未售其半，始大驚。視之，乃古銅也。嫂由是奇繡，而生與婦亦不再癡。連舉三雄，家益巨富。處五年，繡忽辭去曰：「夙緣已滿，當別矣。」生驚詢其故，答曰：「妾非人，實鬼也。生前以癡故，見棄於人，鬱鬱以死。賴諸姊妹以術授予，漸覺聰穎，而癡情猶未盡絕，因以冥數與君配合。今將轉輪往生富貴家，望君勿以妾為念。」生詰其何所，俯而不答，顰眉曰：「再來人似不必相識。」輒轉而歿，化為淡煙以逝。生思之不置，乃以三子屬其嫂，遨遊於湖湘間，不復言娶。究不知為繡作合者為鬼為狐，每以未及問繡為憾。

外史氏曰：癡者天全以其癡，絕無所欲也。故雖醜質當前，淫妖觸目，而彼無見無聞。具此質地，可以仙，可以佛，並可以聖賢，所全不亦大哉！乃自燕朋失志，導以情關，後遂不能復癡。如此之友，最能壞人心術，切宜遠之。在人以為救癡之藥石，予以為禍生之疾疢，良不可不辨。

隨園老人曰：刻畫癡狀筆筆如生，而一管寫二癡人，尤擅絕技，吾每望而畏之。

田一桂

田一桂，大梁人。父為洛中陶朱，至一桂始中衰，然猶擁萬金之產，裡中單寒之族，莫敢望。一桂幼失所怙，惟母在，為聘於同邑巨家。岳盧姓，女名四娘，天姿綽約人也。一桂年十七即行親迎。四娘色既殊，尤兼饒機智，當新婚之夕，即心竊計曰：「富室之兒，驕傲性成，非有以縛束之，少縱即逝矣。」於是溫柔旖旎之中，別寓峭厲稜角之意。拒之而不峻拒，予之而不輕予。腴腆之餘，微加以色笑，柔順之內，隱示以端嚴。而或推或拒，或送或迎，女兒情性，令人不可捉摸。只此一夕，丈夫之氣既奪已。三朝廟見，婉婉倍於尋常。且善窺姑意，候其喜怒，察其心情，視寒燠，潔飲食，孝婦之名以著。又善處戚族間，無纖毫失禮，人因賀一桂為得賢助。獨是當閨帷之地，操縱良多。自花燭以後，晝遇一桂，從不以笑語相通。行必異路，居必異席，若反目者然。及夫寢門已閉，一室燕私，一桂言或涉邪，則必正色規戒，責其輕浮，甚至泣下沾襟，自嗟薄命。抑且裳衣無自解之時，粉澤無輕沾之日。皂席甫就，笑面即無。衾枕雖同，羞容時有。較之結褵之始，殆有甚焉。至一桂絕望欲寢，則又絮談家事，故攪其眠，屢轉腰肢，陰破其睡。洎乎蝶夢難成，花枝欲戲，又必強而後可。而纏綿之下，倍極綢繆，柳既宛轉迎風，雲更低徊戀雨。一顰一笑，盡態極妍，使一桂得之不易，舍之實難，其顛倒於情中不可言喻。四娘又善於修飾，每以晨省為名，盥濯絕早，恒呼一桂與之偕。既起，令坐於側，觀其梳裹。間或使之掠鬢，或役之簪花，雖不必代畫眉嫵，而朱粉之濃淡，釵鈿之高低，無不含笑與商。及昏，

復如之，益窮鬻治。髻則散挽濃雲，更添膏澤；容則淺勻膩玉，另染鉛華。雖不副笄六珈，從未備妝草草。至此，必命一桂捧鏡於前，已乃徘徊顧影。值深宵密室之中，當銀燭金釭之側，見此麗人，遇此韻事，即以宋廣平當之，鐵石心未能不動，況一桂乎？以故房帷之愛，惟恐不深，積漸而尾大不掉，四娘之威乃日肆。初一桂之迎娶也，契友祝希年曾戒之曰：「婦人女子所以挾制其夫者，以色故也。君少年，不免好色，但莊以蒞之，正以率之，可以無患。若狎暱無忌，則婦綱將倒置矣。」一桂不能從。彌月後，以事觸怒四娘，面有爪痕。祝見之，即笑曰：「好色者果不免此。向從予言，何至於此？」一桂殊不介意，歸且以之語四娘，四娘甚恚。適祝來過訪，一桂呼茶，四娘以餡和椒涂其盞，使婢饋客。祝不知，徑啜之，吻若膠黏，且麻不可耐。及視其器，始悟四娘怪其言，將使學周廟金人三緘其口耳。大笑而去，後亦不再嘵嘵。未幾，一桂之母卒，四娘執喪既畢，乃自言曰：「吾無蒸梨之小過，渠即欲出之，無名矣。」由是益橫。一日，以烹調失節遷怒一桂，突以羹碗擲之，曰：「田舍郎乃以草具食我佳人耶？」一桂幸未被傷，嗣是庖人之職，恒親臨之。而稍有不潔不甘，四娘輒取以飼犬，兼碎其盛。且自此四娘之室，數夕不容駢臥矣。一桂甚懼，惴惴然惟慮或撻其怒。然遇脫輻之頃，猶常反唇相詆，未遽至俯首帖耳也。四娘每不平，以為籠絡未至。復借端與之爭，自茲竟不再與言。及夕亦納之，不至如前之閉門，一桂心竊喜。及入室中，早已別設一榻，以朱繩界之，遍懸和鸞，一觸之即洋洋盈耳。覆命婢值宿廊廡，有聲則告警，不言則答，婢亦莫敢不承。四娘既安置一桂訖，乃自明燭晚妝，倍加涂澤，膏蘭之氣，盈室襲人。及寢，復較前放曠，蓮花換瓣不必燈昏，玉樹流輝何須月皎。繡帶有親鬆之日，錦衾有緩覆之時，此皆數年伉儷未經閱歷者，一旦遇之，當亦情不自禁。無如鴛鴦枕畔，白刃雙橫，凜不可犯。四娘又怒目言曰：「予既拚此弱質，倘無恥者鑽穴逾牆，縱不戕其生命，亦必殘其肌膚，誓不再與薄倖兒同眠此榻。」一桂備聞其言，不禁惶怯，雖搖目蕩心，無敢妄動，隨分獨眠，轉側未安。四娘忽若驚覺，伏枕遍觀曰：「鈴有故，予不可疏於防閒。」竟不索衣而起，繞室巡行。其所以射入臥者之目而隱以動之者，當非一肌一容已。一桂果大動，亟起而就之。視其腕，則森森霜鐗猶然在握，遂懼不能復前。既而見其復臥，歎曰：「遭際狂夫，使我心恫。不然，值此良宵，斯時可以同夢矣。」言已，似有歛歛之聲。一桂因以怨艾，反不咎四娘而自咎。無何，夜風入牖，鐸聲微敲。戶外即群呼曰：「室中有寇！」一桂亦不覺失笑。四娘仍前過視，良久始眠。又戒群婢曰：「人行則鈴必大震，小警固不必告也。但當醒睡勿偷安，犯之撻無赦。」婢皆敬諾。四娘徑滅燭熟寐，蓋料其夫無斬關之勇也。如是三夕，一桂不能復耐，俟其巡視，即長跪於闌中，哀懇曰：「予知罪矣！盡賞我，使得同衾乎？」四娘不之顧，一桂俯伏不起，詞益卑，漸至於流涕。四娘稔其誠服，乃數之曰：「若以男子而凌虐一女流，曷能與若抗衡也？如欲複合，非從予三事不可。」一桂請其說，四娘曰：「予性不耐繁言，但能無動手，無動足，且無動口而已，予豈多求耶？」一桂究不能解，四娘始為剖晰曰：「若夙昔亦能帖伏，獨恨若怒即弗恤耳。嗣後小杖則受，大杖弗走，無挽戈奪戟之心；呼之即前，麾之不退，無突圍破陣之念。至於牙齒之際，為害無多，唾面可以自乾，惡聲不容或反。果能兢業如斯，且老死而後已，予當不念前愆，收若同榻。否則，此生不必奢望。」一桂唯唯受命，堅以自矢。四娘乃語婢使退，盡撤其懸，引一桂與同寢處。是夜極意款洽，一桂樂甚。譬之枵腹之夫，忽遇屠門大嚼，呼爾蹴爾，又何能不受不厲哉？自此奉法惟謹，小有所犯，四娘即呼婢笞之，固強忍不嘶也。四娘或加意辱之，亦跣步弗移也。呼之為牛，不敢應之以馬。置之終日，不敢復以片言。而巾幗之勢益張，衣冠之氣盡短，其情極不可問矣。一夕四娘以事怒一婢，縛之於楹，以雄狸置其襠中，而痛毆此狸。狸怒以爪傷婢，股間及私處，幾無完膚。血流至足，褶褲盡殷，婢號呼惟求速死。一桂不忍，從旁解以婉言。四娘益忿，遽褫此婢之禪，貫於一桂之首，狼藉面目，餘血沾濡。一桂弗能堪，究不敢與較，亦含笑受之。翌日出，遇其從弟，憤訴之。弟因戲曰：「嫂之性淫，兄必欲報復之，必也枕席而後可。」一桂遂赧然不語。四娘聞之，輒笑曰：「我固水也，阿奴火攻，真出下策矣。」是夕仍與一桂異榻，防禦如前，已亦不再妝飾，洗粉滌朱，儼如嫠婦。及臥，恒以線密縫其衣，至旦而後去之。且曰：「渠敢輕觀我，我豈若渠家小娘子，終夜而無鑿足者？」守貞經月，一桂不能近身。而又密於防閒，晝近遠遊，夜慮潛遁，一桂遂大窘。托故少出，又以告弟，弟毅然曰：「兄無深慮，待弟親往說之。」徑詣嫂處。見四娘即太息，俄又長笑，四娘喻其意，佯問之曰：「叔何前悲而後愉也？」叔曰：「予聞兄嫂異處，宗祀將斬，心是以悲。」詰曰：「然則，何為而笑乎？」叔曰：「予不揣，欲為吾兄置妾，而虞阿嫂弗容。今嫂既不在當夕，可以成吾之志，能無喜也？」四娘忽笑謝曰：「得叔如此，田氏之幸也。但宜早為之，阿兄急不能待矣。」言已，徑以他事相語，色甚溫和。弟退而大悅，即言於兄，且以重金為覓妾，旬日得之。一桂初猶首鼠，四娘反正言懲愚，以襄其成。及迎妾入門，四娘忽親妝受禮，堅令侍坐於旁。一桂諦觀，甚新孔嘉，究遜其舊遠甚，獨值饑渴之餘，蜀不可望，而思隴得之，亦甚欣慰。乃四娘親起，引妾入室，使更衣。週身皆易以新者，衾褥嶄然，即命同居於內寢，不以側室相處。一桂不可，則曰：「予以退閒，明日即以家政相屬，使即居此。容予長齋繡佛，亦人生一大快事，若不必故為偽謙。」一桂雖疑之，而得其洗心向道，亦如去背上之芒，遂溫語數四。四娘曰：「予倦矣！若不必在此絮絮。」徑起下帷，解衣安寢，而故留燭不熄，以俟其至。夜未半，一桂果來。蓋艱難納妾，如獲百朋，及緩其衣扣，氣味如鮑魚之腥，而下體尤甚。既不可堪，比入衾裯，又復如是。一桂不禁欲嘔，亦不及詢妾，裸體而奔。室內別無床，因就四娘，而獨慮其醒也。披帷伺之，鼻息宛然，亟啟其衾而入，覺溫香如熏蘭麝。撫其體，又柔膩絕無寸絲，情不能禁，將潛狎之。娘狎暱若驚寤，大詫曰：「予有利劍，賊何膽巨如此？」一桂因白曰：「予。」四娘笑曰：「若何無厭至是？豈新花向雨，又肯覓此枯枝耶？殊令人莫解。」一桂乃以實告。四娘曰：「予既微聞之，但思熏以百合，蜚蜮亦可抱耳。」微哂而罷，亦不甚拒。第一桂欲為歡，則辭曰：「予以淫為人譏，萬不敢再萌邪念。暮夜倉卒，容若半榻，亦過矣。他事決難奉命。」一桂不從，以力相強，四娘始容納之。而久別新婚，不獨一桂醉心，四娘亦情蕩。惟所納之妾，捫此長宵，亦覺床榻有穢氣，知為正室所算，垂泣而已，無敢言也。晨起，一桂欲遣妾，四娘止之曰：「如斯穢物，烏能別嫁？將凍餒死矣。予家猶或可容耳！」因褫其華衣，命主滌廁之事。少情，即以鞭撻隨之，妾遂無復人面。四娘與一桂歡好如初，而法之峻厲猶昔。一桂失新，猶幸得舊，亦以天命自安。數日後，弟來省兄嫂，一桂適他出，四娘與叔語。偶詢及於妾，四娘即給之曰：「承作合，新人頗得意。但思家不置，須叔一臨慰之。」叔信之，應曰：「諾。」有頃，叔歸。四娘隨以點婢誑指曰：「此即如君之室也。」叔乃頓憶嫂言，命婢導以入。中甚黑暗，忽有婦人自內出，面目黧黑，衣更襤褸，視之，即兄所納之妾。駭而致詢，妾未及答，四娘俄自外掩入，詈叔曰：「若以淫謗我，若何盜兄之妾耶？」叔大慚，趨出。四娘遂毒毆其妾，使招奸狀。妾不能支，竟認服。一桂返，四娘以為言，且命妾證之。一桂怒，競絕其弟，妾亦轉售於人。以是知四娘之留妾，正所以魚肉其叔也。明年，四娘忽抱恙，荏苒床褥，竟以不起。而值屬續之時，猶力疾自起對鏡。一桂在旁偶不謹，即以鏡投之，呼曰：「天何不仁？何死我四娘，使懦男子得志也？」言未及終，嘔血升餘而卒。亡年只二十有六焉。婢嫗之畏威者，甫敢言其隱事。蓋四娘賜妾衣裳，皆以魚腥曝乾為細屑，散置綿中，而錦繡襦袴，倍加增益。侍者皆見其製作，第不敢告人耳。一桂既釋重負，旋即續膠，亦裡中巨家女，貌既遠遜，悍又同然。一桂習於懼，又懦不能爭，亦鬱鬱而死。希年之婢實出於田，每舉其概以告其主。希年又曾分杯羹，知之最切，以故里人哄傳，其詳如此。噫！四娘其女中操莽乎？何弄夫於股掌之間，而不可測度也？」

外史氏曰：天下好內之人，未有不懼內者。維其好之，故人得以中之也。漢成不納歌者，何以燕啄皇孫？唐高不娶才人，何以武移李皋？以天子之威，不能行子宮閭，要皆好之一念致之耳！況夫人生授室，非當情竇初開，即值寒窗久寡，其欲之也汲汲矣。故其始也，寤寐反側，其既也，琴瑟鼓鍾。由是婦不必才而以為才，婦不必美而以為美。即以孟光道韞語之，彼固笑而未信焉。既寵而未能不驕，既愛而未能不縱。婦必以敵體為詞，夫又以如賓可法。其初小有言隱忍受之，其後大無禮度量包之，而獅子之吼可試，牝雞之晨無妨已。時或難堪於眾矚之地，有觸於羞惡之心，未嘗不忿而思逞，少戕其咆哮之威。無如婦怨已深，夫情已動。黃昏人靜，雖當粉界啼痕；黑夜燈殘，詎敵簧生巧舌。於斯時也，男兒之剛腸已軟，能不折五斗之腰？女子之煞氣頻添，定使屈千金之膝。已而嬌嗔少減，被底猶待割雞；盛怒已回，枕邊尚須飲血。諺云：「夫婦之恨不隔宿。非婦之無恨也，實夫之不敢恨也。其險阻艱難，有如此者，其孰敢輕於嘗試也哉？是以詞責擯斥，不甘於父兄師長者，獨忍於室內之佳人。姍笑怒罵，姑聽諸鄉黨州閭

者，專媚此閨中之少婦。苟具肺肝，何以至是？原其弊，惟好之深故愛之切，愛之切故懼之也亦深。不必玉軟香溫，惟慮迷桃源之路。不必花愁柳怨，只憂閉月夜之門。加以小信小忠，卿獨憐我。更有挾賢拔貴，我敢違卿。迨至理鑪窗下，小試鳩盤之毒手；漸且合歡床上，痛遭鬼母之沉椎。麟夢無徵，庭堅不祀，蠡斯有詠，周姥羞聞。全軍既已盡覆，捲土詎敢重來？然使才美盡如四娘，懼之猶可解也。獨奈何遠遜四娘者，而亦愛之如一桂，懼之如一桂也耶？

瀋陽女子

瀋陽一女子，年甫及笄，貌美而見崇於狐。攝其精氣，日漸羸尪，父母甚憂之。郡中有一趙三公，精於驅邪之術，自言得之仙傳。其法，以銀針五枚，以次刺病者手爪，甫及其拇，怪即哀號求生。與之約，而後縱之，無敢再犯，疾亦尋愈。趙故世家子，且樂於為人療治，絲粒無所取。行之有年，人益重而趨之。女父耳其名，亦卑禮延之至家。乃趙未入室，怪即附女體，言笑自若，謂人曰：「久聞趙三爺，今日姑面試之。」趙聞而恚，排闥直入曰：「死老魅既知趙某，當速避。」女作狐言曰：「敬來觀君絕技，何避為？」趙益怒。曾詢家人，知怪之來，與女稱姊妹，稔其為雌。遽出針刺女右手，貫其一指，血出如濡。女猶呻吟而笑曰：「技止此乎？餘固無恙也。」趙愕然，知其非常，復貫其二。女色變似不能堪，而盛氣猶未相下。趙又取針將貫其三，不禁大嘍曰：「予與若無怨，今何故欲斃命？」趙笑曰：「若既借命，何崇人不顧？」而針猶未貫革，女即宛轉哀鳴曰：「予不敢矣！」趙曰：「不敢當去！」女敬諾，趙令設誓，始去其針。室中猶聞狐語曰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徑去，女亦僕。趙語女父，使延醫療以藥餌，已遂退。逾年，女既痊可，趙有子未婚，遍閱都城無一當意者。因於病室見女，以為佳婦，乃倩冰焉。女父銜其舊德，欣然許諾。親迎成禮，伉儷甚歡，翁姑亦甚愉悅。未及旬日，女疾又作，且發狂倍於曩昔，鬻趙子肌無完膚。趙適他往，家人莫可如何乃閉諸其室。及趙歸，聞而笑曰：「日為人驅賊，今賊反入吾室矣。」亟往治之。女見趙怒目如炬，嫚罵曰：「死老畜，若遣我去，乃以女歸汝家耶？予情實不甘，縱死不容汝得婦。」趙頗內慚，乃溫言遣之曰：「汝有誓在，口血未乾，何自背之？」女慙跳如故，且醜詆曰：「汝欲去釜底燼餘耳！不然，天下多女子何獨屬意於若人？」趙因大恚，治之以術。女三指血殷，冒猶不輟。趙忿然作色，取針刺其無名指，女方斂戢曰：「予知汝矣幸有我。」趙思怪絕悍，且患在室中，必翦滅而後已。遂叱曰「汝反覆無信，今日決斃汝命，不少貸。」女百口求生，嚶嚶惟呼趙三爺，誓不再犯。趙毅然弗恤，又以針貫其五。女發盡上豎張目直視，大詬曰：「五百年基業壞於崇朝，趙三真狠心哉？然為鬼亦不容汝。」言訖，三踴而踣。趙亟命人索之，得牝狐於積薪之處，巨如初生之犢，毛已蒼黑，針在其右爪。口脰盡赤而死矣。趙令褫其革，以藥醫女，女乃復初。第趙自行法以來，未嘗殺一物，今以子婦故而斃此狐，心實怏怏。未幾遂病，慚無起色。狐又不時來牖外涕泣而詈，作鬼聲，向趙索命。家人恐怖不敢宵行。趙愈危，狐亦愈縱，室中財賄先故自亡，笥內裳衣無故自毀，延及於所藏券契，概成煨燼，若以馮眛自居者。而狐既為鬼，鬼又為狐，趙術亦窮於所試矣。無何，趙卒。又崇其子亦亡，家緣日以消耗。嗚呼姑媿，至今猶存，則已貧無卓錫之地。人每述而歎息之。

外史氏曰：趙不為子納婦，狐亦不敢復逞。妖由人興實由心生也。以公始，以私終，而又恃法以祛之，狐不死固不甘心，狐即死寧可瞑目哉？泊然寡營，神欽鬼伏又何畏乎？如鬼之狐，更何懼夫死狐之鬼？

晉陽生

晉陽生者，其始非即晉陽人也。乃翁宦游於太原，納妾得子，取古人以地命名之意，而字之曰「晉陽生」。生既生於晉，育於晉，飲晉之泉，食晉之粟，聲音笑貌遂無一非晉，即晉人亦或忘其非晉矣。年甫十二而父歿，以末秩且薄於宦囊，遂不能歸，因家於晉之榆次而寄籍焉。生性佻達，不嗜書。及長，輒出與無賴游。母不能禁，乃出私蓄百金，使販於他省。命之曰：「汝父官位雖卑，亦官也。汝今弱冠，未授有室，餘心竊憂之。第我異鄉人，此數恐不能得婦。今以與兒，權其子母，如賈三倍，可亟歸為汝納聘。不然，將鰥此一世人矣！兒宜好為之。」言已，為之治裝，遣之行。生承母命，欣然發軔。裡人有顧二者，舊曾貿易於京，因與偕往。生意在得婦，每事斂束，無少縱。顧怪之，叩曰：「若素豪爽，今何拘拘若守財虜？豈真以慈命為重耶？」生腴然對曰：「否！否！予母將以此金為餘娶婦，而慮其不敷，故遣餘賈，以襄其好事。若出而浪費，致少贏餘，則寒窗之寡，將不止於十年，吾故慎之。」顧既得其詳，陡生狡計。乃撫掌笑曰：「迂者，子也。吾未聞臨渴掘井而能速飲者。以子之年，正當撫而有室，今乃長途跋涉，冀得蠅頭以圖駕侶。予恐玄霜未搗，潘鬢將星，老去劉郎，誰能以桃花付汝乎？」生瞿然，亟請其說。顧曰：「予以微金往謀重利，縱使糶賤販賣，不過什一而止耳。若欲倍之，必俟十稔而後可。子能待之乎？」生嚶蹙曰：「不能！子將何以教我？」顧曰：「子之志在伉儷，原無望作富家翁，何為徒取勞瘁？距此數日程，其地為清風店，實多佳麗。且娶一婦只需數十金，衣飾一惟子命。子至彼處，擇其可者而聘之，婚而後歸，儼有家室，不慮於長途之役役耶？」生信其言，乃大喜曰：「早我十年婚嫁者，吾子也。若從母言，幾誤予事。」遂益與顧謀，終日津津不倦，齒頰非姻事不言。比至其地，顧止生於傳舍，不令窺戶，已乃與熟識者，聚飲於市。日晡始反命報生曰：「事諧矣！某家有女，色絕麗，予浼所親與其父母言，約以六十金為聘，釵釧衣裙廿數在外。以子在客，即贅其家，彌月後偕返故里。敬俟吾子金諾，佳期當訂在明宵。」生喜甚，亟起拜謝，如數以予之，惟求一面，以安寸心。顧佛然曰：「誰家閨閣竟使路人輕窺哉？予以麗人許兄，豈其相誑者？」生遂不復言。顧懷金去，有頃，引一人來，年甫成童，貌極狡好，雲是若人之弟。生熟睹之，心神飛越，與之歡然講禮，訂約而別。顧笑謂生曰：「摩厲以須。其姊之美，尤遠勝其弟也。」生益信之，再拜而謝。翌日，顧又令生出數金，為市衾褥，嶄然一新。生之所存，遂十無其一矣。至夕，顧先以臥具往，然後引生同行。既至視之，屋宇低矮而修整異常，生既初涉江湖，絕不知其為狎邪處。入門即有翁媪承遞，呼生為貴客，而今不為婿稱。生以其土俗，不之疑。欲執子婿禮，公媪皆固辭。延入室中，酒載羅案。顧少坐即行，謂生曰：「明晨敬求扶頭，而夕尚未敢相函。」生亦不解所云，挽留弗往。歸即束裝，乘夕北趨，杳不知其所之矣。生送顧反室，翁媪亦避去。旋有美婦人袿服靚妝，年可二旬餘，掩笑自外人。生以為妻之姊妹，揖而後坐。婦獻酬自若，狂蕩不類良家，生始疑。酒酣，婦以美目盼生，備極狎昵。生對之反覺汗顏，呆坐如木雞，婦遂時時竊笑。已而漏下三鼓，婦不言歸，生漸不能耐，遽起曰：「翁媪何在？敢請新娘子即此合歡。」婦笑曰：「家無姊妹，即妾是已，郎猶未知耶？」生驚愕曰：「若一婦人，齒且長，烏足以當此？」婦曰：「章台之柳，適興為佳，君何過於苛求？」生大恚曰：「予以八十金娶婦，不可以此言相戲。」婦亦正色曰：「闕金五星，尚在予袖，君何以此言誣我？」生始悟其結局，厲呼翁媪，寂無應者。婦乃笑曰：「郎毋躁，事或有由。此地南北通衢，如妾等錢樹子，不可枚舉。今晨君友辱臨，言君客途寂寞，無以為歡，命妾相伴一宵，明早即行，從無媒灼之約。況妾自有夫，又誰敢以綠巾移贈哉？」生又問翁媪何人，婦曰：「皆君友浼來承應者。君友既去，渠亦潛歸，實不知其焉往。」生益驚，不再詢，遂隻身而奔。及歸旅邸，視之，室中一空，顧不見。再趨婦所，門已下鍵，不獨美人化為彩雲，並己之衾枕餘資，俱已攜歸別岫矣。生乃大恚，而諸人姓名舉所未悉，因思顧必赴京，盍跡其蹤追襲之，庶得而甘心焉。於是奮不顧身，宵行十數里。天已達曙，倦極小憩道旁，忽見一蹇叟，襜被蹠躡而來。瞥睹生貌，若甚驚疑者。遽顧之，言曰：「不肖子乃竟在此耶！」生聞之，怒甚，將飽以老拳，而念其毫不忍發，惟瞠目注之。叟操西音曰：「汝之橫逆猶昔耶？雖然，予之腸幾為汝斷矣！」語已泣下。生覺有異，遂偽為悚懼，拱立不言。叟又嫚罵曰：「畜產無須喬致，可從予赴省，代紀肆務。明歲與汝偕歸。」生審為誤認，乃委蛇從之，故為追悔之狀，代叟控衛，徐步而前。叟心悅，於路絮談家政，喁喁若父子。生本晉音，叟故不疑，而生遂謂他人父矣。迨至保定，止於北門之錢肆，生於此已得其詳。蓋叟亦顧姓，世為平陽富家。生子遊蕩，屢戒不悛，父逐之於外。三易春秋，思之慕切而竟弗歸。前遭生於途，耳目口鼻無一不酷肖亡人，遂目為己子，而復收之。攜歸肆中，寢食與共。生亦狡獪，更迎機附合之，遂無人識為它姓子。居半載，叟得家郵，讀之色甚不平。閱日，呼生至寢室，與以三百金，語之曰：「汝岳近有信來，言汝數年不復，將以女他適。汝今可亟歸，以金與汝母，畢汝姻事，俟明春再來經理。吾視汝醇謹勝前，慎勿再萌故態，則家門之厚幸也。」言訖，又出寸函曰：「榆次有汝從兄，行二，名某者，向因汝蕩游，族中公議以渠承嗣。今汝既在膝下，可以此書復之，亦係要務。汝勿憚於馳驅。」生一領諾，聆其從兄之名，實即所借之顧二，私心竊喜。又兩日，辭叟啟行，即策叟之前驢，仍就故道。途次自計，欲歸叟家而不捨

在金，且慮春光或泄，勢難存身，因決意旋裡。行及邑境，距家僅百里，兩驢驢不得前，乃止於村舍。主人出見客，衣冠樸實，面有怒容。及與生為禮，又極盡東道情，生心惑之。主人辭入，即聞閨中洵言曰：「渠既薄行，今得此人，盡可夫也。」有間，主人復出，謂生曰：「聆君土音，實吾桑梓。似此青年，曾諧鳳卜否？」生不欲詣平陽，因答以無。主人大悅曰：「婿在是矣！」亟入，以一襲出。啟之，衣雖韋布，皆新制甫成者。主人言曰：「家有息女，貌頗不陋，欲以侍奉巾櫛，幸勿峻拒。」生驚，喜出望外，略為推遜，遂以婿禮見翁。主人曰：「本宜少緩，俟擇吉期。但為匪人所給，嘉禮濡遲至今，貽笑鄉里，心所不甘。請即以今夕成好合。」遂以衣衣婿，生亦不辭。主人又馳召戚族，遍邀鄉黨，鼓樂旋集，花燭頓興。生恍惚如夢，而究不得其所以見字之由。比入青廬，女有殊色，而齒微長於生。及夜定情，兩相歡洽，女忽長歎，詣生曰：「予不意失顧而又得顧也。」時生猶冒叟姓，女固雲然。生正懷疑，因詰之。女曰：「妾自彌歲已許字君之同姓行二者，其人久出為商。前歲一歸，又不完娶。父促之，顧反怨恨。客夕有書來言，將在京娶婦，徑絕妾婚。父甚怒，適君辱臨，遂毅然成此好事。豈非天哉？」生遂叩顧居址，又即前所借者。乃慨然曰：「冥漠中良有鬼神耶？何不爽若是也！」女亦驚詢之，生以實告，遂相對歎惋不已。由是琴瑟甚調。彌月後，女請於父母，從生歸拜姑嫜，皆許之。生遂以驢載妻，而自徒步以控之。不一日，徑抵其家，率妻見其母，舉室皆驚。生乃歷述所遭，無不額手稱慶。女事姑以孝，處室以和，且善自涂澤，年雖長而罔覺其長。生又以叟書致顧家，大失所望。後三年，生以事至太原，適遇顧於獨人中，見生負慚，即避去。生呼而止之，曰：「顧二兄，別來無恙？何遂無故人情耶？」顧不得已，與生見，謝其欺罔之罪。生握手大笑曰：「兩憾俱有人代平，吾於君復何尤？」顧驚詰其故，生借市肆與之言，悉陳顛末。顧面赤汗淫，良久歎曰：「蒼蒼者誠不可欺。」因言其季父某賈於保定，有子失而復得，不謂即君也。客歲又寓書來言，逋者仍逋，且以重金潛逃，因此致疾而死。向本議予為繼，及得弟，遂毀成言。今歲叔亡，予適出外，乃以遺族承其祀，此中殆有天意焉。叔所遺簿籍有雲：『白金三百，與子顧某。』君之所得，其即是歟？曩不識我負者叔償，今又知予棄者子取矣。」生因為之鼓掌。既而念叟之恩，不覺流涕。乃與顧約，事畢迂道過平陽，哭拜於其塚，並謁顧媪，以母事之。家人環矚，儼一顧叟之子也。及歸，生又強顧至家，妝妻出見。顧大慚，遁去。生自是折節讀書，後以選拔佐某縣，夫婦竟以稀壽而終。

外史氏曰：顧之施不奇，而生之報則奇。然亦天實為之，非人之所能及也。向使以生見欺遽歸，所損不過百金，而宵人終不免得志。今竟以此報復，使知失金得金，失婦得婦，而金即顧之金，婦即顧之婦，有不爽然自失者哉？局詐之風，其亦可以少息矣。亦以見天之報施，正自不爽。

春雲

沔陽之北有畢應霖者，少失怙恃，依其叔居。其性敏捷，不甚苦讀，而詞章詩賦綽有可觀，人以為種靈使然。某年季秋，與人游菊圃。眾皆對花命酒，惟畢素戒於天，乃設竹爐於花深處，採其落英，和以芥片，坐而品之。一時茶香花氣，別具會心，醉翁故不及知也。畢正流覽未已，吟興欲發，忽一人短筇扶體，徐徐而來。迫視之，眉霜鬢雪，古樸衣冠，隱然高年逸士。知其非常人，起立拱俟。叟笑謂畢曰：「眾人皆醉而獨醒，郎君品必不俗。」乃以杖築地曰：「龍鍾之人不能為禮，請復居，聊當班荆，少領玉屑。」遂搢衣先坐，畢亦席地與談。甫叩姓氏，叟即笑曰：「雅人相值，不宜絮絮俗事。雞群之鶴，鳴必驚人，幸見賜觀佳篇，以洗老耳，其他非所願聞。」畢唯唯遜謝，而值技癢之餘，不容自秘，因清命題。叟指畦邊二種，目之曰：「此亦東籬之美人也。菊詩之作，代有名家，恐易落人窠臼。如此香豔，敢請各賦一律，何如？」畢亦微笑曰：「翁之意甚善，但隱逸當前，憐及脂粉，究慮來能免俗。」乃吟西施菊曰：「不共五湖游，偏逢三徑秋。露凝歸浣洗，煙籠捧心愁。吳苑香何在，莊園豔獨留。近來添傲骨，無復舞腰柔。」又詠楊妃菊曰：「忽訪陶彭澤，因慚李謫仙。亭中原映酒，籬畔且偷眠。月映殘妝懶，風回睡態偏。倘逢新雨露，絕似浴溫泉。」詩成，叟大悅，遽起以掌撲畢肩曰：「真吾家快婿也。」言已，忽不見。畢大驚，自謂遇鬼，蹣跚而歸，茗碗茶鐺狼藉於地，弗顧也。眾方大嚼，見其皇倉失措，駭問之。喘汗以告，眾猶笑而未信。畢又自誦所作，眾始悚然，以為地近荒僻，且懼且疑，竟不及盡歡而散。畢歸亦不敢言。越數日，畢之姊忽病，自鄰邑使人來告，叔命畢往省之。至姊家，信宿淹留，俟姊小愈，始得歸，則已旬餘日矣。及至家，其叔適在堂上，見即訶之曰：「牲畜少長，便不由老夫作主，婚嫁大事，竟不以聞，何復來面我耶？」遽操巨杖從之。畢驚而卻走，其叔母自屏後出，勸止之。畢乃匍匐請命，叔猶恨恨怒罵不已。叔母因語畢曰：「自汝出門，期逝不返，汝叔頗疑之。昨者薄暮，有老嫗送新婦至家，登堂展拜。予夫婦驚詢其由，嫗自言陸姓，其主翁居近村，悅汝聰穎，以女字汝，成婚已旬日。因汝思歸，故先送新婦來。汝懼叔責，遲遲始至。迨言訖，遂自去。汝果今日還，足徵不誣。新婦已留予室中，可證也。」畢愕然，乃力爭之。叔母即呼曰：「若婿來矣！春雲胡不出見耶？」俄見一女子，新妝炫目，亦出自屏後，匿笑含羞，立於叔母座側。畢睨之，麗容稚齒，玉潤花妍，目中實罕其匹，心大動。竊念事必有由，若明言指證，叔性素暴，必拒絕而不容，是自棄其佳偶也，盍姑承之，至夕研詰可知。遂伏地自誣曰：「誠有是事。因翁命萬不獲辭，不告之罪，百口莫追，惟叔念昔先人，寬兒重責，何敢置辯？」叔母乃大笑曰：「予固謂春雲不我欺也。」於是向叔關說。叔究忿，怒命治東側數小屋，析畢使居之，徑擲杖於地，拂袖而出。畢不敢違命，叔母又懲惠之，令往糞除。閱時告竣，畢遂偕新婦移居東偏。叔母又遣一媪一婢，代供十指，一切器具，咸資焉。蓋春雲初至，叔母甚愛之，納為己女，故呼以名而勸其事，殷殷然不能已。至暮，又饋晚膳。俟夫婦食訖，婢媪乃告白而去。既夕人定，畢始詰女曰：「與若家素昧平生，未稔宅第所向，今忽矯稱婚媾，加我以不白之冤，誠所不解。」女聞畢言，赧然者久之。徐曰：「此大人之命，妾實不能與知。」語已，背燭而坐，不復有言。畢青年未偶，頗不免自制，三問莫對，不復詰，徑強之揭下帷。歡好交合之際，流丹泮席，則固處子也。畢見女甚苦藝枘，乃戲曰：「豈有花燭經旬而猶葳蕤未啟者？足徵子之善誑矣！」女亦微笑，而終不肯言。晨起關戶，視院中什物，堆積幾無隙地。蓋即女家贈嫁者，竟莫解其所自來。畢以詢女，仍不答，唯指揮婢媪，室中鋪設一新。凡叔母所賜者，概令璧還，曰：「新婦家已自將來，無重煩慈顏憐憫也。」畢貪麗質，且年少罔知畏忌，反覺欣然。獨其叔父母深憂之，疑為妖異。因走伴詣其姊家，並就近村偵訪。姊家言畢稽遲之故，及攀留日期，與畢初言吻合。且近村亦無陸姓富家，益大懼，究亦無可如何。居數日，女白於畢，將歸寧。畢諾之，兼欲偕往，女亦許之。詰朝，有肩輿二乘止於門前，曰：「前村陸翁來迎春娘子並新郎君者，幸即行。」畢欲告其叔父母，女力止，乃各乘一輿，悄然命駕。畢本思竊跡其異，而輿中嚴密，莫克窺觀。不知行幾里許，似抵其家，輿止而不前。畢始舉帷瞻之，則已嵯峨插天，巉岩俯地，已息於萬山之中，不禁大駭。而諦觀之下，鳥啼花落，林木蔚然，又似別有佳境，心甫少安。及視翁之門第，日蔽雲連，壯麗不可名狀。女先降輿，招畢同入，畢趨趨從之。應門無丈夫，惟童子數人，披髮垂髻，年約舞象。見女即笑迎曰：「阿姊來矣！翁與諸姊皆凝望。」女令先入告，乃與畢握腕徐行。重門內外，茂樹幹霄，且蒼鬱，日光莫入。再進，則疏竹倚牆，幽蘭盈砌，奇花數百本，概莫能舉其名。人未至，眠盞即驚起，隔花繞柳，吠聲與鈴聲相雜。女因笑曰：「去幾何時，狗子竟不我識耶？」及至廳廡，翁早扶杖出迎。視其狀貌，即菊畦相遇之叟也，被服赫奕，迥殊疇昔。童子擁之降階，且揖且笑曰：「吾家快婿果來乎？老夫唯慮若不至耳！」畢憶往事，頓覺震悚，勉以婿禮見，然已踟躕不勝。忽聞畫屏之側，嬌音群噪，似有人鼓掌曰：「姊昔謂市井小兒俗態可掬，今新婿竟如何耶？」言已，一堂粲然，畢頗有慚色。矚之，麗人四五，貌皆亞於女，而妖冶過之。叟揖婿升階，且謝曰：「鄰家諸猶女，阿雲之姊妹行也。素相嘲謔，幸勿怪。」又叱諸女曰：「嘉客初至而喧笑如斯，何不遜之甚？」眾始斂容，擁女入內。叟與婿坐談，畢視堂上，金玉交輝，而佈置亦絕閒雅，第懷疑懼，終不自安。叟乃自白曰：「若勿駭異，老夫實狐仙，居此千五百年矣。愛女擇婿，每難其人。遙望貴鄉，其氣森秀，應有吉士生其間。敬往訪之，前見郎君嘖茗臨風，儼然芝蘭玉樹，翹然於荊棘之中。更聆瑤章，字珠句玉，老夫心竊依慕。歸與阿雲謀，乃作狡獪，結此良姻，非有所禍於若也。」語竟，又謝欺罔。叟雖鑿鑿剖陳，畢仍憂怖於內，因強起申謝，力求先歸。叟不懌，哂曰：「詎有遠謁泰山而無杯勺之敬者？」言次，麝蘭遍發，諸女復出。叟一一指曰：「此為豔雲膩雲等，皆吾族也。」又指一人曰：「此名春柳，本他族，逼處於此，既已拜予膝下矣。」畢稍稍目之，見其個儻風流，別具丰韻，頗為之意釋。有頃，諸童供饌，肴核雜陳。叟親起觴婿，畢以不

能飲固辭。乃別設醴酒，使與雲偕坐，唯叟異席相酬。諸女俱列坐於雲側，粉香繚繞，口脂頻吹，畢竟樂而忘返。間與諸女角彩爭勝，觥籌相交，竟罔顧叟之在坐。正嬉笑間，似聞叟歎曰：「人不易知，此亦俗不可醫者也。」遽起入屏後，不復終禮。須臾，杯盤狼籍，女與豔雲等亦先去。畢不善飲，雖薄醪，早已沉醺，輒與春柳互相嘲戲。醉中見其貌，彌覺動人，乃以言挑之，笑而弗拒。竊視諸童不在，遂就堂側合焉，較春去倍覺流動，畢益迷惑。柳因謂畢曰：「君固知渠為孤，亦聞妾非其類。但人與狐處。不三月當有死道，翁所言皆給君也，君宜慎之。」畢本預懷首鼠，聞柳言，益大恐。乃詰曰：「渠固狐，非其類者豈亦人耶？」柳曰：「然！妾即居此山下，實人也。因屢為狐祟，勉從歡笑，豈真螟蛉於此哉？」畢大喜，謀與偕遁，柳亦首肯。遂同起整衣，相攜潛出，叟家寂無知者。轉折而下，約有裡許，果至其家。茅屋數椽，圍以短籬，雖遠遜叟之所居，畢自樂之。柳將命酒，畢辭以量，遽展衾褥，覓其餘歡。乃畢自與柳交，小腹隱痛，若以冰雪相沃。初亦不以介意，至是復作，而因愛之，不能遽舍。情事甫闋，覺冷逼丹田，徑透臟腑，遂昏然不復人世。魂既離舍，縷縷如絲，彷彿聞柳笑曰：「妖婢不羞，竟能獨擅佳婿耶？」畢心甚銜之。又有頃，火光大作，震電有聲，畢乃恍然若夢寤。猶未欠伸，耳畔似有人嬌泣曰：「予引夫子至此，非予死之，而誰咎？」又有人嬌嗔曰：「薄情郎固不足恤也。」細語嘈雜。畢張目一視，則春雲伏屍而啼，豔雲等亦旋繞於側。畢不覺心忤，且四體裸然，遂復抱慚閉目。女見其更生，取衣與著。因微含慍容數之曰：「君以妾為異類，不念舊姻，亦當別求新特，何甘心與鬼為婿，中夜遁逃，自蹈死地。今日非妾父子，即豈能生下此山乎？」畢益赧然。衣訖自起，微詰柳之所在，女指岩下白骨示之曰：「此即君之可人也。渠本故宋時淮南一名妓，因隨商人至此，偶患心疾，死即稿葬於此嶺之側。歷年久遠，精魄不消，間出為行旅患。老父慮為妾玷，治之以術，渠乃極口求生，父不忍，命與妾雁行，朝夕相依。春柳之名，亦父之所字也。昨夕嘉會，本不宜令渠干預。但念郎君高雅，必不見惑於淫妖，故亦容之與席。疇知竟為所誘哉？幸父上洩豐隆，擊破其塚，更以丹藥活郎。不然，弗可生也已。」語次，畢視其骸，體如雪，益為膽寒心悸。因啟於女，將復謁翁，以酬德而謝過。女搖腕曰：「翁謂郎有俗骨，不欲再相見，命妾伴君還歸，勿致叔父母滋惑。」言未已，前輿即自來，女與畢仍各乘之。女忽顧謂眾雲曰：「妹等少俟，姊當復來矣。」畢雖聞之，猶不料其有歸心。輿行絕馳，俄抵里門。女又招畢同下，把袂而泣曰：「郎自此旋歸，父有嚴命，不容再侍裳衣矣。幸自愛，無庸念妾。」畢聞驚絕，面無人色，悲咽曰：「賴子復活，方期相守白頭，何忽生去志，豈猶以前鄰為念耶？」女曰：「不然。老父董桂之性，在昔已然。自生妾，即期以雅人相配。前見君子，一旦傾心，故不惜百計營求，成此好合。不謂貪俄頃之歡，折百年之偶，竟在此日也。」畢知不可挽，復以言激之曰：「如卿所論，誠予自貽伊戚。然必有風雅過我者，翁故以此敗盟耳。」語未及終，女早色變曰：「何來此薄倖之言，豈反不諒我乎？妾雖迫於父命，終身或不自主。但自入君家，人情洵洵怪異，所可恃者，唯君耳！今君心又添疑塊，不去，將禍起於皂席矣！前車可鑒，君不嘗惑於邪鬼之讒耶？」畢語塞。女又歎曰：「天壤雖大，半皆未有之王者。妾即歸，實無他志。然以君之才貌，雖具俗腸，猶鍾秀氣，不可謂非佳配。今既滅裂，其命也夫？」乃留玉釧為別，兼脫珊瑚指環一雙，曰：「以獻叔母，見物庶幾相憶。」竟揮淚登輿，去如飄風，瞬息即逝。畢懊喪而返，步及所居，啟扇而入，則室皆壁立，不知所自來，亦莫知所自往。惟束古書數卷於案頭，上黏錦箋一幅，大書九字曰：「勸畢郎宜苦讀，毋過俗。」畢因三歎。往告叔父母，反不為畢弔，而為畢慶。惟其叔母，見環猶深思憶，餘人莫不色喜。女之言，良非無見也。其叔亟為議姻，畢不願，而力不獲辭。成婚之夕，忽一急足錘門曰：「春娘子以一緘致郎。」啟讀之，則七言一絕。其詩曰：「大雅從來絕世塵，奈何相見即相親。知君俗骨應難換，莫對新人話舊人。」畢方昫悒，旋失急足所在。自此刻意求雅，談吐襟懷頓異。故昔龔芝麓先生，蓋嘗稱之。

外史氏曰：雅人深致，近世頗難其人。叟欲於立談間得之，談何容易也？既已輕擲其珠，旋復亟懷其寶，狐之行事，究屬迂疏。況當履交錯，又不間之以禮，翁先自失雅道矣，婿寧得有雅士乎？惟其女侃侃數語，不第得婦之正，抑且得雅之真。

折獄

某進士少登黃甲，年只十八令，榜下即受某縣令。雖聖朝有心吁俊，實重任不易仔肩。封君某，心竊憂之，偕以之任，薄書案牘靡不身親，幸唯升座僉行而已。暇更與之講求吏治，指陳弊端。封君固浙中宿儒，兼工刀筆，言之皆中肯綮。幸本素慧，亦積漸能通。蒞任週歲，政聲大著，自中丞以下，舉不能以年少輕之。一日，因公出郭，適遇某大戶之喪。執紼者約數百人，幡幢鼓樂，儀彩甚都。舊例吉凶大故，雖上憲亦避其途，幸因止於道周，以俟其進。一時靈柩既過，其後有孝輿，嬌泣嚶嚶，固即未亡人也。忽值暴風，素幃高揭，婦之衣盡露於外，則斬縗之下，別有紅裳，且色甚鮮豔。幸瞥見之，心頗疑訝，因命役咨訪，哭於輿者何人，猶不意為其室也。反報，則某監生新逝，別無眷屬，輿中人實惟其妻。幸乃大疑，知必有異，呼群役使沮其行，且命停輿於某寺，以候檢驗，究亦不言其故。乃亡者之戚族，半係巨紳，其次亦無白衣者，聞之愕然。亟面幸，哀懇至再，終不聽，惟正色曰：「諸公與化者似非路人，詎忍其死不以命？如不從予相，予寧掛冠歸，誓不再蒞是邑。」眾不得已，姑聽之，且私議曰：「俟無實跡，再當反唇，看此乳臭官以何面目相見。」幸既力止其喪，還歸告父。封君側首沉思曰：「汝能體察，吾心甚快。但係巨家，非齊民，不得玩視。倘驗而無傷，便難收拾。必須先探本源，得有確證，然後一發破的。欲明此事，非予親行不可。」幸時已有成見，竊謂不然，且不欲勞父，跽止之。封君笑曰：「予雖未登仕版，而為民跋履，亦猶為國馳驅，非一家之私也。汝何阻為？」於是易裝為卜人，秘密出署。瀕行，授幸以策，且戒曰：「事涉閨闈，勿以一衣之微而召禍也。」幸始悟，一一敬從。翌日遂托疾不出視事。諸紳聞而大駭，謂幸以兒戲阻喪，既而知悔，因埋首衙齋，不改孺子之故智。乃故具公牘，促其出驗，幸竟置若罔聞。越數日，又疊催之，更冥然漠然。有棺不得葬，有穴不得掩，眾皆含憤不平。即署中吏役，及里巷之人，莫不咎幸。事聞太守，不忍嚴檄，姑先馳書切責，欲其謝過於眾紳。幸不引咎，惟稟復云云，以為人命至重，緩葬無妨，願假旬日限，疾愈即出相驗，如不得其致死之由，情甘伏此淹留之罪。語直而壯，太守亦解其意，而究以為憂。乃封君周行數日，絕無人訟某死之冤，心亦忐忑。一夕，孤蹤郊外，無所棲身，因借中田之處小憩。旋有人來叱問之，封君起與為禮，偽稱異鄉失足，貨卜餬口，路暗不能前進者，其人信之，慨然留宿。廬甚隘，不足以容二人，其人又田主僱倩為之守望者，亦不敢寐。相與絮談，以消長夜。封君固有心，諮詢不欲或遺一人。微以言挑之曰：「今歲田禾如此，脫遇賢長官，百姓可以無憂。」其人忽歎曰：「君勿言此，使我心戚。敝邑數年來，頗遭悍吏之虐。今邑侯年雖甚少，獨能體恤小民。昨入城市，聞將不能久任，後有來者，恐難克繼美政也。」封君聞之，心喜，又故詰之。答曰：「聆君土音，似與邑侯相近，無敢泄。」封君佯答曰：「一貴一賤，何論鄉情？予謁之且若登天，言亦何從而泄乎？」其人乃曰：「我輩皆在草野，言固無礙。某太學者，予之佃主也，甚強壯，聞其猝死，心頗疑之。及往職喪事，詢其死由，其家人皆莫知，惟一小童深知之，私以告予。則太學之妻，夙與其內兄有染。內兄適新斷弦，思斃其夫，因以嫁之。好事宜將成，不意為邑侯所疑，留屍侯驗，又不即發。族中覬其巨資，將群起與邑侯為難，事果上聞，欲不免官得乎？」封君聞至此，不勝私幸，又故為咨嗟，曰：「是真黎庶無福。但邑侯此舉，究亦不免孟浪。」其人大言曰：「君誤矣！以予論之，當斷而疑，邑侯實屬良吏。若破棺出屍，獨探隱處，則秦鏡立照矣？」封君益固詰之。其人耳語數四，封君唯唯，徑返內署。時幸以父冒星霜，又未決公務，寢食俱廢。封君一見即笑曰：「癡兒欲作大好官，何太瘦生也！」因備告之。幸得父指，次日即出堂。延至旁午，始簡精細件人，隨往檢驗。且囑曰：「予雲視，汝即視之，慎勿有誤。」件人領諾。既至，諸紳咸在，且不以笑面相迎。幸微哂曰：「予為公家泄憤，而反仇予，豈金資不即瓜分耶？」語中隱微，眾皆色變。幸坐後，始命啟窺。屍已臭腐，不可近，其族中有泣下者，則其怨幸可知。幸亦弗恤，惟聽件人如法細檢。迨至下部，幸遽指之曰：「視之！」件人會意，應手而出，則銀針五寸，血跡猶存，隱伏於厥具之內。眾乃大嘩，靡不匍伏稱謝，至親又號呼訴冤。幸笑曰：「諸公何前倨而後卑？幸無懸懸，兇人予已得之矣。」因問：「某亦來否？」同聲以對，果在眾中，則其內兄也。視其色如死灰，眾始悟。幸命役拘執，即起出寺，且命殮屍候詳。回署亟標一肉臂，往逮此童與它者之妻。薄暮成集，幸乃當庭研訊。先以嚴刑擬童，童懼，罄吐其實。蓋章故某之心腹，薦於亡者以遂其私，婦因與之同謀也。某日，亡者飲於某家，大醉而返。童扶掖入室，婦即命童縛以革帶，然後自捋其禪，遽以針刺其具，深

入無遺。亡者醉不能支，大吼而卒。童與婦始緩其縛，扶置榻上，以暴疾訃於人，人固未及料焉。童既鑿鑿供招，某與婦遂皆伏罪。宰大笑，命褫婦之麻衣，紅裳宛在。諸紳時萃訟庭，罔不髮指。宰又詰婦，則自其夫化後，深慮不祥，時時密著此裳於內，亦不自解何心，豈非天哉？宰更大怒，立命笞之，而後同械於獄。具讞上詳，大吏皆喜，將飛章薦揚。宰歎曰：「辛苦一官，使老父心力俱瘁，殊不成人子。」即日以養告歸，奉父旋裡。今其人猶在故鄉，年僅廿五六，而據事論斷，老吏弗如。他年重履琴堂，又烏可限量耶？

外史氏曰：此婦必深諳銅人之法，故以針奉其夫也。第婦之所悅者，孰愈於此？今乃去之而不惜，豈以其疲憊不職，因懸針以懲之歟？無如人琴俱亡，婦亦隨殞，曾不得與所歡者仍效金針之暗度。則謂賢宰官眼底紅雲，直是閻摩王堂前孽鏡，當無不可。

隨園老人曰：老成持重，年少聰察，喬梓均可以傳。

隔江樓

江南某縣有醫，劉姓，失其名。居近江岸，每赴病家診視，獨棹一葉之舟，橫流北渡，恒係纜於隔江樓下，習以為常。樓故某姓宅後，其家有女曰大姑，此即其妝樓也。嗣因大姑緣忿自縊死，而其樓遂閉而不登。劉亦有戒心，不再泊於其地，將數月矣。一夕，留飲於病家，酩酊而歸。歸艇經由樓側，望見江面月光，晶瑩一色，不禁喜而長嘯。俄聞樓上低呼曰：「劉先生暮夜始歸哉！」劉醉中頓忘之，仰睇樓上，則大姑憑欄獨立，風鬟霧鬢，綽約如生。劉故數視其疾，笑貌聲音，無一不稔。且見樓有燈光，一時恍惚，不復憶其既死。停舟問訊，女以啜茗招之。劉正需此，遂舍水就陸，緣梯而登。女遜之入，閨室中香奩器具陳設如昔。少坐，即親獻茗盞，飲之芳馥異常，劉甚悅。女因啟曰：「兒家夙費清心，時叨妙劑，既已沒齒不忘。今因瘡塊不消，又成鬼病，一死不堪再死，敢煩良醫為我療之。」劉欣然許諾，而試把其腕，冷如冰。忽焉記其亡化，身在醉鄉，竟不知懼，惟詰曰：「人死矣！何猶慮病乎？」女曰：「然鬼之病，正無異於人之病。第皆生前所積，非由死後所染。如妾以負氣投繯，其氣究盤踞於胸，即其症也。故雖以人醫鬼，實屬以人治人。」語次切視已周，劉為立方。因詢：「冥中有藥乎？」答曰：「地藏王廣施慈惠，立局於枉死城，今已千年矣。」於是坐而閒敘，劉談甚豪，遍及九幽風景。女一一敷陳，多異於人世所傳。劉忽戲曰：「聞縊死鬼頗可畏怖，今日見子，何殊不然？」女正容答曰：「恩義當前，劣形何敢頓現？」劉弗信，迫欲觀之，女終不肯。劉適吸煙在口，遽噴之，且數噴之。女不能耐，呼曰：「迫妾驚君，非妾之罪也。」語未終，鬼聲哀鳴，暗視之，發披愁雲，舌垂慘血，帛上懸而腕下縋，目睛突，丑狀百端，不覺驚倒於地，而宿醒解矣。足軟不能步，強起而奔，暗中似有人掖之，甫克下樓，竟不及登舟，臥於蘆花深處。味爽始蘇，浼人操楫，始得渡江而歸。自此隔江樓下，遂永無問津者。

外史氏曰：鬼者，積氣也。宜乎生而氣鬱者，死猶不免於病。非若瘡痍殘疾長逝者，既損其形，夜台必無呻吟之狀。然則氣之為患若此，女雖數言，不可喚醒一切哉！

談易狐

天下學宮率多寬廣，所以妥先師也。陝省某郡，廟倍宏敞，其後有樓屋數楹，棟接薨連，非常壯麗。有狐居之，時時遊行殿廡。朔望，灑掃之人恒見其履跡，咸以為異。其地初無書院，太守某公始命諸生於習禮之暇，就此講肄。捐俸構屋，使居於櫺星門外，以便修養，亦崇儒之雅意也。一日，諸生會講經義，列坐於奎樓下，互相辯難。惟至易理深微，罕通奧旨，相與攢眉者久之。俄聞有人鼓掌笑，眾驚顧，則一杖者，褐衣草服，年近耄耋，立於諸生坐後，含笑謂曰：「諸君才質皆不凡，惜生於邊地，頗乏師傅。欲明周易，何弗下詢衰朽？」眾大喜，遜之中坐，亦不辭。即舉諸生所疑者，一一剖析之，莫不披瀝導申，且證以名家諸說，滔滔如懸河，眾皆心折。間有不平者，又故以古今疑義與之相質，翁復響答如流。始各肅然起敬，願請受為弟子。翁微哂曰：「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」徑起別去，眾亦散歸己室。自是數日輒一來，眾又益之癡謙。翁甚悅，悉心指授，漸至晨夕與共矣。年餘，六爻十翼，諸生無弗通曉。惟叩以他經，則辭不敏。偶遇諸生邀飲，必欣然赴招，沉醺始返。忽一夕，月光甚佳，賞心盡醉。欲去，眾力挽之，良久，始得脫。綏綏徑入殿後，月下微露其尾。眾大駭，始悟其非人，狐尚不自覺。明日復晤，有尖嘴生請曰：「敢問小狐，汽濟何謂也？」翁乃大慚，拂衣振杖而起，曰：「鳴皋不可育，育將啄其母睛，其諸君子之謂矣！」倏不見，後遂不復來。然而府庠諸生，每遇學使者下車，易經一藝，微奧宏深，猶能冠河隴諸郡。

外史氏曰：易蘊至深，宣聖嘗韋編三絕。區區一狐，何能竟通大意？要亦性靈不昧，能窺天地閭奧，故能識性命精微。蓋猶修行家獨能悟黃庭南華諸至理也。惜乎青衿佻達，甫見其尾而即相向鼓唇，以致易道有不束之歎。

田再春

閩商田再春者，濱死而復生，因號以自警，非其名也。丙子仲秋，餘遭之於逆旅，為竟夕之談，自述其易名之由，不少諱。再春本名某，販於江湖，孑然一身，無妻孥，亦無昆仲，灑如也。因以傳舍為居廬，以舟車為宅第，往來水陸之區，致資巨萬，曾不一歸。而生性佻達，貌復白晰，所至恒多穴隙行。且善房中術，從不以涓滴與所歡。人有勸之娶者，輒笑曰：「予負人債多矣！若計錙銖而償，為予妻者，恐不任受也。」遂決意不復納室。第其為人，輕財任俠，憂人之憂，急人之急，以故多得人歡心。癸酉孟春，商於吳郡，適罹疾疫之災，臥於市廛，病甚危篤。夢一皂衣人，須毛如蝟，狀若捕差，以巨鏈繫之去。飄然至一衙署，巍赫異常。初未疑為陰司，已而重門洞開，遙見公座，有紫衣官吏紛紛抱案牘從東西側門入。未幾自內傳呼，不知何語。皂衣人遽牽再春如奔馬，凡歷門限三重，始達廳事。左右褫其鏈，令跪於庭階。竊睨堂上，貴官十數，皆側坐，好醜不一。中一道者，冠雷巾，衣電衣，狀貌魁梧，勢甚尊貴，每一言，則堂之上下皆聳然聽之。回視己後，跪者已數十人，頗有熟識，亦未敢遽通片言。跪未久，西向一貴人，虬鬚虎面，命檢再春祿籍。即有吏以案進，貴人覽之，愕然曰：「是未合絕。」因起白道者，道者領之，命稽其生平。又有吏以卷呈閱，則盈堂傳視，舉艷然變色而作矣。堂上因大聲呼田某，再春匍匐而前。道者怒目叱之曰：「汝縱一人之淫欲，致玷百十人家聲。彼婦之父母翁姑，靡不痛心疾首。汝又狡獪，無物可償，將若何？」再春惴惴不能答，東向一貴人起曰：「是宜絕其祿，罰使為娼，庶合平允之意。」道者曰：「不然。凡世人淫債，必報於生前，方可懲一而儆百。若待轉輪之後，則死者何知？生者何罪？雖娼不如無娼也。吾欲變通其間，諸君必有以處此。」眾官皆唯唯，敬謝不敏。道者笑曰：「此固無難也。適接直北某城隍申詳，某村有女，貌嫵而志潔。因伊獸叔，售為土娼，氣結不食而死，昨已稿葬於郊。吾今行煉形之法，即以田某代女之身，以旬為期，少償前逋，然後仍令更生，不已足以垂戒乎？」眾皆灑然曰：「真君之策，誠盡善。但恐污女名，可若何？」道者又笑曰：「予自有兩全之術，且必使作惡者顯然涉訟，不准立判其貞淫，寧至重為女累哉？」言訖，以黃紙書數字如符篆，命役火之，和水以噴再春。再春悚然，頓覺膚革充實。前者虛浮如影，今則固結有形矣。然在廊廡之下，竊聞眾議，心甚張皇。未幾，堂上又厲聲呼令闔之，即有數役縛之於凳，反接而去其勢。再春大痛無聲，役又以水噴之，乃復眾。竊視私處，臚肉墳起，則儼然一雌矣。道者即命驅之去，限滿復來。再春遂仍從皂衣人出，因詢以真君果誰何。答曰：「許姓，旌陽真人，奉帝旨來主疫政耳。其左列者，皆瘟部之神；其右列則冥王也。」及出署外，仰視牌額，果榜曰「瘟賊之府。」益大驚，意不欲行。皂衣者又呼二人來，獸首人身，甚可怖畏，以巨椎迫之，乃前。歎急如風，瞬息至一處，茅屋低矮，圍以短垣，聆之頗有喧聲。似一老嫗嘩曰：「汝匿吾人，乃欲以死鬼詐我耶？」又有男子低聲曰：「渠實不願而死，抔土未乾，予豈誑汝？」旋有數男子怒詬曰：「既無人，曷償予金？」聲乃大哄。皂衣人諦聽，曰：「是矣！」乃以掌擊再春背，心遂迷惘。突如徑入，俄聞室中群噪曰：「錢樹子故無恙耶！謊老龜當羞死矣！」皆有喜色，獨一男子驚惶失措，連呼有鬼，形狀如鬼，奪門而去。眾不顧，竟擁再春以行。視之，男婦數人，舉兇悍可懼。已欲言，則有口如啞，不得已而從之。約行數里，至一家，土室而茨牆，居甚湫隘。甫入門，再春已能出聲，謂眾曰：「我聞之商人田某也，汝輩何人，胡為致我於此？」眾俱驚愕。方將展詢，惟嫗嫗罵曰：「此皆若叔所預授，將以怪異賴吾金耳！世豈有女身而負販者？」再春聞言自視，則上衣下裳，皆類巾幗。已而徘徊顧影，亦既雲鬢蓬飛，俯首瞻蓮，又復雞距宛若，遂不復能置辯。嫗因詢其從違，再春終以為恥，默然弗答。嫗詰之再四，乃怒曰：「是尚未知吾威也。」遽呼健男子折柳為

篋，浸以盞水，將裸而撻之。再春始懼，且自計曰：「業遭冥譴，數無可逃，何為更試此毒手？」遂颯然而應之曰：「諾。」嫗始欣然引之入闥，顧謂再春曰：「為汝賤妮子，群婢皆虛此一日矣。」再春方欲舉趾，覺室內蒸騰如霧，且若鮑魚之腥，懼不敢前。嫗訶之，方始逾檻入。見婦人四五輩，貌俱不揚，猶調粉涂脂，狀如泥塑之鬼，週身惟著一短襦，自腰以下皓皓乎絕無寸絲，心益驚怖。嫗又向外呼曰：「重勞推挽，無可以酬，今夕盍早來，當令小花奴先伴諸郎宿也。」健男等皆嬉笑而去。至夜果來，嫗以威脅再春，衣帶含淚而解，擊刺之。初覺操刀而割者，又復及鋒而試，其痛深創巨，不可勝言。已而漬丹浹席，血流漂杵。嫗與眾婦俱鼓掌曰：「黃花放矣。」繼之以二，漸不能堪，嫗恐有失，乃以他婦代之，甫得小憩。漏下已三，晨起欲著衣縷。嫗奪之，不許曰：「汝見他人被服耶？」並不予以短襦，四肢裸然，其羞愈不可耐。仍令盥櫛，施以朱粉，日甫南而戶外之履滿矣。源源而來，率皆被褐頂笠之儔，絕無一文雅者。見再春，皆顧而笑曰：「其新孔嘉。」遂力爭而群棄其舊，以故再春之所遇尤多，羶沓交歡，幾無寧刻。初尚可以容受，迨至數人，小腹脹滿，口喘目張。向不欲以涓滴與人，今則欲減其涓滴而不可，仰承甘露而飲之，穠穠者悔不挹此注彼矣。賴嫗以沸湯沃悅，代為按摩，花徑微清，名園頓爽。無如吐陳納新，踵門者又至，蹂躪之慘，不可名狀。一日之內，狼狽者三。幸而夕陽西下，問渡者稀，再春方得安枕而臥。夜深輒與眾婦言其情，咸笑而不信，明日復然。客至益伙，以其難而喜之，恒有坐俟其旁，摩厲以須，此刃出而彼刃將斬者。再春以一人當之，其憊甚矣。況客皆壯夫，頗能持久，昔已以逗留為歡，今人亦以濡遲為樂，其報施可謂不爽。茹苦終朝，幾死花下，屈指旬日，竊幸得生。乃於朝食之後，復來一猛丈夫，陽道偉岸，鑿柄已不可當，又復兼擅所長，如以再春之矛刺再春之盾，堅銳莫比，自午至酉不少披靡。再春已目閉頭眩，汗淫舌冷，奄然垂斃矣。瞽亂中，見前之皂衣人已至，徑趨榻前，呼之曰：「冥限已滿，盍竟行乎？」攜之出，人亦寂無知者，但聞屋中作驚詫聲而已。又至向之衙署，則中只一貴人，面南據案坐，謂之曰：「風流之況味，汝已深嘗之乎？本不欲賞汝死，但奉真君命，賜汝再生，當亟圖自新，痛為改革。不然，將十世娼矣！」乃命以具還之，厥物復得出門，而自為按捺，未及釋手，豁然頓蘇。時已昏睡十日，不食亦不言。諸相好邏而守之，投之以藥，冥然弗瘳。及寤而言其故，人皆駭汗，遂不藥而痊。自是改行從善，不再涉邪。後以販入燕，聞某縣有土娼，其行事頗相類。就而訪之，邑人曰：「向曾有此。因某家女為叔所賣，抱恨而卒。既葬而鴛至，告以故，不信，坐而索人。旋見亡者自外而入，強擁以歸。為娼已數日，方與客接，音跡杳然。客與鴛互訐妖異，官鞫之，盡得其實。啟棺視女，貞體宛然，知女之冤抑使然。遂重責其叔與鴛，而流之遠方，今則絕無此人矣。」再春乃自述其夢，事跡吻合，聞者又莫不悚然。是夕為餘言，悉其顛末。餘以為深足警世，因筆其略於書。